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三目錄

陳叔達

答王績書

大唐宗聖觀銘

薛收

琵琶賦

上秦王書

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

李綱

論時事表

諫以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疏

諫太子建成書

姜摹

將赴隴右上高祖奏

蕭瑀

臨終遺子書

李大亮

昭慶令王璠清德頌碑

請停招慰突厥疏

宇文歆

諫齊王元吉書

傅仁均

陳修厯七事表

對王孝通駁厯法議

傅奕

請廢佛法表

請革隋制疏

請除釋教疏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三

陳叔達

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封義陽王厯都官尚書入隋授絳州通守高祖義師至絳以郡歸款累官侍中封江國公貞觀中拜禮部尚書九年卒謚曰繆後贈戶部尚書改謚忠

答王績書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憲然自失誠恐持鄰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鄭

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短懷仰
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穢膝致
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
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旣圖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旨繕錄
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爲國以禮君
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
事者敘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
可以開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
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

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
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
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
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板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有
與立焉苟能宅郊禋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
河三分驟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
此也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
經以定真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
幸賴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霑善誘頗識大方至若

梁魏周齊之間耳目耆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藉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敘致浮雜襃貶阿黨迷時望者以爵祿爲榮談陳國紀者以狃譎爲能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於知音咸寢而不記貪敘寫其祖父冠弟子嗣婚姻以爲譜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及賢兄芮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

研覽真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謳遊睢渙者
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覩
覩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
隋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
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
恃疇眷以塵清覽當積兼金以購黓竄耳又恐足下紀傳
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大唐宗聖觀銘

眇矣靈化元哉妙門飛形九府鍊氣三元黃庭秘籙金格

欽定全唐文

卷一百三十三

附录

三

微言玉京留記金竈還魂揚塵東海問道西崑物色函關
抒容清廟建標伊始層壇雲峭綺井虹伸風窗電笑元都
正律帝臺仙召挹髓捫星餐霞引照豁虛罔象無名至要
高廂久縣清泉餘療宅心勝侶游息衆妙絕壁翠微瀼流
丹竅鞠草如結周原甚奧聖道將宏重光顯曜明明我后
積德累功陶挺寓縣叱咤雷風庸稽太室禮盛鄼宮時乘
正位道配元穹四維載仰百世斯隆有截於外無思自東
祥符浹遠瑞采澄空百神咸秩千齡是崇宗元壯觀詔蹕
康莊雲行輦道吹發山梁飛文協玉接禮神皇五旌回首

六轡齊驤宸儀展敬享福無疆巍然高碣播此遺芳

薛收

收字伯褒蒲東汾陰人隋司隸大夫道衡子道衡爲煬帝所殺收不仕隋高祖入關授秦府主簿遷金部郎中東都平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封汾陰男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武德七年卒年三十三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六年又贈太常卿

琵琶賦

惟茲器之爲宗總羣樂而居妙應清角之高節發號鐘之

雅調處躁靜之中權執疎密之機要遏浮雲而散彩揚白
日以垂耀爾其狀也龜腹鳳頸熊據龍旋戴曲履直破觚
成圓虛心內受勁質外宣磅礴象地穹崇法天候八風而
運軸感四氣而鳴絃金華徘徊而月照玉柱的歷以星懸

上秦王書

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
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
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
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鬪不已今宜分兵守營

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
臯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
勢一戰必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
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

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

蓋聞運無常寧治窮則亂教不終廢人存則闡故曰天下
有道制作歸乎帝王斯文或墜財成寄乎明哲才之不可
以已其在茲乎周道竭而孔子興隋風喪而夫子出五常
爲之式序三綱爲之無昧道沖而用故無德而名功足化

成故匪爵而重於稽其類其生物之匠乎夫子諱通字仲淹姓王氏太原人初高祖晉陽穆公自齊歸魏始家龍門焉若乃門風祖業之舊鴻儒積德之胄事貴家謀名昭國史今可得而略之粵若夫子洪惟命世盡象緯之秀鍾山川之靈爰在孺年素尚天啟亦既從學家聲日茂偉容貌肅風神以孝悌爲心極以人倫爲已任步中規矩響諧音律術無遠而不窮理無微而不詣故夫要道之本中和之節九疇六藝之能事元亨利貞之至美悉備之矣豈惟行爲世範言成士則而已哉十八舉本州秀才射策高第十

九除蜀州司戶辭不就列大業伊始君子道消達人遠觀
潛機獨曉步烟嶺卧雲溪軒冕莫得而干羅網莫得而迨
時年二十二矣以爲卷懷不可以垂訓乃立貯以開物顯
言不可以避患故託古以明義懷雅頌以濡足覽繁文而
援手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象道勝之韻先達所
推虛往之集於斯爲盛淵源所漸著錄踰於三千堂奧所
容達者幾乎七十兩加太學博士一加著作郎夫子絕宦
久矣竟不起矣朝端闕聲節天下聞其風采先君內史屈
父黨之尊楊公僕射忘大臣之貴漢侯三請而不覲尚書

四召而不起盛德大業至矣哉道風扇而方遠元猷陟而
逾密可以比姑射於尼岫擬河汾於洙泗矣夫教思之宗
聖達之節形氣之域古今同盡六經既就一德時成拂衣
啟手其天意乎以大業十三年五月甲子遘疾終於萬春
鄉甘澤里第春秋三十二嗚呼哀哉天不憖遺吾將安仰
以其年八月遷窀穸於汾水之北原棺木衣衾以從中制
不封不樹是遵上古門人考行謚曰文中子禮也收學不
至穀行無異能奉高跡於絕塵期深契於終古義極師友
恩兼親故遭世道之衰微屬衣冠之板蕩將以肆力王事

思存管樂不獲躬守孔塋自同游夏攀昊蒼而不達俯元
堂而已隔敢揚徽烈而作銘曰

兩儀既位三才式甄器象雖顯神機未筌匪聖孰作匪明
孰傳文王逝矣孔子出焉顯允經籍作爲邦紀天之未喪
載誕夫子奄有羣言遂荒精理百氏銜璧九流齊軌潛龍
勿用鳴鶴在陰我有宏德人靈是欽摵衣遞進鼓篋相尋
七十成列三千若林煥乎經濟冲乎典則教思風行徽猷
允塞庶幾克饗匡此王國如何不祐殲我明德嗚呼喪亂
胡及我長嗚呼哲人胡棄我往王室方厲帝邦無象梁木

斯壞蒼生奚仰綱練既設披崇既張野寒川曠泉深路長
盛德無沒嘉言孔彰永爲洪範於何不臧

李綱

綱字文紀觀州蓀人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
而改之初爲周齊王憲參軍入隋爲太子洗馬拜尚書右
丞爲楊素蘇威所惡以屬吏會赦免賊帥何潘仁署爲長
史高祖義師至京城授丞相府司錄封新昌縣公累拜禮
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進太子少保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
五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

論時事表

臣綱言臣伏見武德五年之後四海初定陛下自負太平日就驕侈傷於酒德稍怠萬機專與幸臣旦夕遊宴所重唯聲樂所愛唯鷹犬夷夏進送道路不絕又斥辱功臣多所輕侮或發其微時細過或加捶撻於殿庭德澤漸虧下將疑懼而戚藩公主皆踰憲式嬪媛之家多違法度不加禁止頗有侵漁行路之間非無喧籍又皇太子令及秦齊二教共詔勅並行唯計日之先後州郡之職無所的從授官分賞任意所欲不復論功伐簡才行矣加以每歲秋冬

田遊無度王公妃主雜糅其間或時逢考選皆在原野至
於歷時不返京邑略無居人億兆失望陰懷歎息朝之綱
紀漸以弛紊而陛下不悟政教日頽在內不許論事當朝
略無諫者愚臣竊懷慄畏誠有危亡之慮臣不敢不盡言
伏待刑憲

諫以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疏

臣謹按周禮均工樂胥不預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
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
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衣唯齊

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駒爲開府旣招物議大數彝
倫有國有家者以爲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
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人致位
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子孫之道
也伏惟陛下聽察之

諫太子建成書

綱耄矣日過時流墳樹已拱幸未就土許傅聖躬無以酬
恩請效愚直伏願殿下詳之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
術且凡爲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

言妄生猜忌

姜暮

暮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爲晉陽長高祖建義引爲司功參軍從平京城除相國兵曹參軍封長道縣公拜秦州刺史改守隴州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謚曰安

將赴隴右上高祖奏

天人之望誠有所歸願早膺圖籙以寧兆庶老夫犬馬暮齒恐先朝露得一覩昇紫殿死無所恨

蕭瑀

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封新安郡王入隋累官河池郡守
高祖入京師遣書招之以郡歸唐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
進右僕射貞觀中圖形凌烟閣進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
三品罷爲商州刺史二十一年卒年七十四詔贈司空荆
州都督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褊

臨終遺子書

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絕後可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斂棺
內施單席而已冀其速朽不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惟在
速辦自古賢哲非無等例爾宜勉之

李大亮

大亮雍州涇陽人隋末署韓國公行軍兵曹與李密戰敗賊帥張弼異而釋之高祖入關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超拜金州總管府司馬太宗立封武陽縣男復以功進爵爲公領太子右衛率兼工部尚書十八年卒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曰懿

昭慶令王璠清德頌碑

六義垂訓有國風之詞焉十翼發揮有震雷之體焉雷也者一同法雷而分地風也者萬井宣風以代天周列子男

之班漢疏令長之任銅墨彰其美製龜蛇寵其旄旂中都
之男女異途灌壇之風雨不作魯仲康之仁恕作踐三台
常伯魏之清貞終居九列雕瓊鱗琬謂之不忘翼子謀孫
謂之不朽傳芳播美其在茲焉公諱璠字伯玉其先瑯琊
人也系文武之遙源紹靈仙之慶緒導揚前烈垂裕後昆
秦則三將登壇漢則五侯通軌迪哲踵武論道槐庭邦淑
國華慶興椒掖奕葉不泯非共筮蓂室家君王無虧礪岳
曾祖岌隋任北海郡長史德表題輿材稱展驥襲海沂之
謙讓爲慶源之重望祖德皇朝義陽郡義陽縣令龐水生

金崑峯產玉撫桐鄉之耆老先問百年靜蒲邑之階庭已
聞三善父知皇朝潁州郡襄城縣令上柱國桂林一枝鳳
毛五色龍泉出匣彩發珠星鵠繞臨臺精含滿月擅子游
之文學政洽絃歌伏門豹之英雄人懷畏愛公稟粹辰象
降靈海嶽歲方童艸子將爲其題目未及志學士季識其
非凡天與聰明帝資穎悟班孟堅之文彩黃叔度之波瀾
精微之書殆將三絕溫柔之旨蔽在一言儕輩挹其多能
敏悟嘉其才對洞張華之博識昇晁錯之甲科以國子監
太學明經擢第輝揚授上黨郡長子縣主簿又任北京樂

平縣主簿長子望邑樂平帝畿黃綬班雄朱絲抗直秩滿
授此縣令河東士女不忘遺恩澧北編甿首欣來晚此土
分晉餘境全趙名都覆釜前通登憎後鎮風烟臨代斜望
寶符郊壤連邢傍臨玉井冀州旣載陶唐帝都士庶殷繁
桑麻條暢公下車寧邑視俗施教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
惡明察則俗無幽枉正誼則吏不忍欺聲調子賤之琴塵
覆史雲之齟妥不衣帛有類季孫父對霜縑雅同胡質或
讓魚留犧辭玉謝金不之過也公之清潔也如此建初啟
運先皇陵寢聖上虔恭之所羣下肅雔之地崇奉塋域發

自宸衷襄建美名實由天旨改象城而爲昭慶貴先祖而創嘉聲郡之與縣俱同十望國資孝理寄在循良妙簡帝心授公此令至若公卿巡謁夙夜祗共物有備而無虧俗惟勤而不覺公之幹蠱也如此欲求忠臣出於孝子公仁慈惻隱累代同居幼子童孫家無異爨每志攝享竭力裡誠陵側居人數餘千戶或旁聖疑英傑或招復逃遷茂陵陽陵之傳三徙七遷之邑並加撫育有同赤子公之異化也如此鶴鷗春轉勗之以耕桑鴻鴈秋飛敦之以收穫田夫執耒蠶妾承筐鳳粟徧於郊原鶴綺盈於杼柚遂得冰

絲委筐露積如山婦子餩而無辭田畯悅而相賀勵朽勉
情載酒勞勤公之勸農也如此繩索繩犯降綏誌偷伺繩
而執凶徒焚飾而擒賊煞境絕探丸之客途逢守劍之夫
不假埋梧無煩候稻豺狼自屏鉤距無施已除梁上之奸
詎用史瞞之粹公之明略也如此孝弟者人之本慈愛者
化之先道協五常倫分十等蟹筐蠶績蟬冠范綾旣革知
人之非方識宰君之化人同李郭俗齊曾閔境無鹿犯塊
有鳥銜感應通誠公之孝理也如此地邇幽燕境連趙魏
土多剽悍人尚橐鞬自戎馬在郊鳴鼙接響騎射馳逐罕

習詩書公撫教以仁崇文備武斌斌雜半君子道存開設
學校檢閱庠塾人如顏閔俗同鄒魯公之興學也如此大
君有命中使巡風激濁揚清旁求俊彥昭慶闔境以公清
平感恩申狀使司覽奏尋以名聞總衆美而爲最擇其義
而臨之撫字纔周芳聲滿歲昔甘棠勿翦歎羨詩人伐枳
興謠見稱輿頌緇黃道路率有雅詞兒齒台背願旌其善
四子講德尚著篇章百姓預謀宜刊厥績莫不他山採石
異邑求文請鑄無媿之詞用紀非常之德大亮精非吐鳳
思盡懷蛟過談見推辭不獲免其詞曰

偉哉聖賢生德自天山澤通氣孕育雲僊凝禎沙禁稟粹
沂川英俊之地黻冕相連王孫公子令聞不已西北玉璽
東南箭美傳家蘭桂司徒繼軌松竹堅貞霜霰難毀挺生
良佐望重州端恤人以惠濟猛以寬化消蜂蠭俗比鶴鸞
不異邦國齊咷共歡資父事君以配祖考忠爲令德不貪
爲寶義陽襄城異邑同道上以化物猶風靡草仕爲時須
天工人代下車作宰吏懷畏愛簡肅高潔庶咷仰賴正直
清平百城之最虔奉陵廟惟精惟一公仰巡謁以兢以栗
良宰攝享神歆元吉明德惟馨芳猷秩秩務嗇勸分不愆

穡養兆人勤藝惟邦之本禁令嚴刻鮮不爲則雖賞不竊罕用徽繩刑賞無差教化之柄寧僭不濫用恤人命我有箴規孝弟恭敬君子萬年室家相慶下之從政猶泥在鈞不敢暴虐不敢違仁道兮不遠德兮有鄰吾君敷化可書諸紳

請停招慰突厥疏

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

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
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
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畔庶鎮禦藩夷州縣
蕭條戶口鮮少加固隋亂滅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
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更勞役恐致妨損以臣
愚見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
人攘狄竟延七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
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
輪臺追已不及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

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無所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
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人非中夏地
多沙鹵其自樹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
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
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於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
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
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靡費以中
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

宇文歆

欽武德中官右衛將軍

諫齊王元吉書

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寶誕遊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昵公行攘斂境內六畜因之殆盡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爲笑樂分遣左右戲爲攻戰至相擊刺毀傷至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歎以此守城安能自保

傅仁均

仁均滑州白馬人武德時授員外散騎常侍除太史令卒官

陳修歷七事表

其一曰昔洛下闕以漢武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創歷起元
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歷
即上元之歲歲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
八十去其積歲武德元年戊寅爲上元之首則合璧聯珠
懸合於今日其二曰堯典爲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
歷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輒差一度則卻檢
周漢千載無違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爲先十月之交朔
日辛卯臣今立法卻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即能明

其中間並皆符合其四曰春秋命厯序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諸厯莫能符合臣今造厯卻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則同自斯以降並無差爽其五曰古厯日蝕或在於晦或在二日月蝕或在朢前或在朢後臣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於朔月蝕在朢前卻驗魯史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厯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起虛中臣今造厯命辰起子半度起於虛六度命合辰得中於子符陰陽之始會厯術之宜其七曰前代諸厯月行或有晦猶東見朔以西朓臣今以遲疾定朔永無此病

對王孝通駁曆法議

宋代祖沖之久立差術至於隋代張胄元等因而修之雖
差度不同各明其意今孝通不達宿度之差移未曉黃道
之遷改乃執南斗爲冬至之恒星東井爲夏至之常宿率
意生難豈爲通理夫太陽行於宿度如郵傳之過逆旅宿
度每歲既差黃道隨而變易豈得以膠柱之說而爲幹運
之難乎又案易云治厯明時禮云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
之外尚書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云上日朔日也
又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

隨可知矣又云先時不及時皆殺無赦先時爲朔日不及时也若有先後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蝕三十有五左邱明云不書朔官失之也明聖人之教不論於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後去聖久遠歷術差違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太史令錢樂之散騎侍郎皮延宗抑止孝通今語乃是延宗舊辭承天既非甄明故有當時之屈今略陳梗概申以明之夫理厯之本必推上元之歲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

朔旦冬至自此以後旣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餘分普盡還復總會之時也唯日分氣分得有可盡之理因其得盡即有三端之元故造經立法者小餘盡即爲元首此乃紀其日數之元不關合璧之事矣時人相傳皆云大小餘俱盡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違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旣月行遲疾無常三端豈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冬至同日者始可得名爲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諸曆不明其意乃於大餘正盡之年而立其元法將以爲常而不知七曜散行氣朔不

合今法唯取上元連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一九相因行至於今日常取定朔之宜不論三端之事皮延宗本來不知何承天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難耶

傅奕

奕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高祖踐位召拜太史丞遷太史令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

請廢佛法表

臣奕言臣聞犧農軒頃治合李老之風虞夏湯姬政符周

卷之三十一
三
孔之教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治革治術尚同竊
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樂耕能讓畔路
不捨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殉命以報讎
父母有病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
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
若驚職參朝位荆山鼎上攀附昇龍緜氏壇邊相從駕鶴
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
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自漢明夜
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後漢中原未之有信魏

晉夷虜信者一分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假
征胡而叛君躡立西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大半雜華措
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曲類蛙
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
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撞華夏之鴻鐘集蕃僧之僞衆動
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女工羅綺翦作淫祀之旛巧
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塚秔粱麪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
燭枉照胡神之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
悟良可痛哉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闢更新寶位通萬物

之违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民自化執孔子愛
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軍民逃役剃
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歲月不除奸僞逾甚臣聞覽
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
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
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
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禿長捐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
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爲犧皇之民臣奕誠
惶誠恐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武德四年

六月二十一日上

謹按益國利民事十一條其文已佚惟釋氏書所引尚存梗概謹哀集于後一

曰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故沙門剃髮去鬚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嬖之尼失禮不婚仇匹內通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逆天滅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丁則兵強農勸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某聖人猶跪宰相況道大無取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于朝典者二曰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人單相國兵四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人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況今大唐丁壯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可不預備之哉三曰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者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

出自西蕃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實遠夷所
尊敬非中夏之師儒廣致精舍甲第當衢虛費金帛福利
焉在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今猶毛臊
人面而獸心道人土梟驢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佛是
妖魅之氣寺是淫邪之祀由妖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
之爭營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強成一
旅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寺饒僧衆妖
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
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並皆反亂自餘凶黨至今猶在
請必除蕩用消胡氣浹旬之間宇宙廓清維是寺舍請給
孤老貧民無宅義士三萬戶州惟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
經像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
損毀經以禁繕寫廢僧以從編戶竊謂益國利人興家多
福也四曰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饑蠶無橫死者臣聞
佛戒僧尼糞掃衣五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
此佛之章法也若殺蠶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故
生違犯五曰斷僧尼賠財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禮佛不
得尊豪設齋不得富貴六曰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

則虐政祚短者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無佛故也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漢明之時佛法始來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佛法來到多興悖亂天道無親頓成虛闊禍淫福善胡其爽歟因何損替者翻享遐齡崇道者無終厥壽計應蘊福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進退矛盾情狀皎然去取自乖若爲酬對七曰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肯行八曰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內邪見翦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詭而爲宗旨然佛爲一姓之珠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夷賤此明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欲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惟孝經一卷老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佛滑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

國破國者九曰隱農安近市廛度中國富民饒者十曰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十一曰直言忠諫古來出口禍及其身者

請革隋制疏

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
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
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
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
吹冷齧傷弓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
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定制

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鍾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鑒

請除釋教疏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啟三途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

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旣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羲農至於漢魏皆無佛

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
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
髡髮之事洎於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
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爲明鏡昔襄姒一女惑幽王
尚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絲裝束泥人而
爲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
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
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
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佗上

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佗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三十四目錄

王孝通

上緝古算經表

駁傅仁均戊寅厯議

陳子良

爲奚御史彈尚書某入朝不敬文

爲王季卿與王仁壽書

辯正論注序

隋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 幷序

平城縣正陳子幹誄并序

祭司馬相如文

杜之松

答王績書

孔德紹

爲竇建德遺秦王書

張公謹

條突厥可取狀

韋雲起

諫征王世充表

房彥藻

爲李密檄竇建德文

高儉

請誅元昌奏

文思博要序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三十四

王孝通

孝通武德中官通直郎太史丞

上緝古算經表

臣孝通言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於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於造化夫爲君上者司牧黔首布神道而設教采能事而經綸盡性窮源莫重於算昔周公制禮有九數之名竊尋九數即九章是也其理幽而微其形祕而約重勾聊用測海寸木可以量天非宇宙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者漢

代張蒼刪補殘缺校其條目頗與古術不同魏朝劉徽篤好斯言博綜纖隱更爲之注徽思極毫芒觸類增長乃造重差之法列於終篇雖未即爲司南然亦一時獨步自茲厥後不繼前蹤賀循徐岳之徒王彪甄鸞之輩會通之數無聞焉耳但舊經殘駁尚有缺漏自劉已下更不足言其祖暅之綴術時人稱之精妙曾不覺方邑進行之術全錯不通芻亭方亭之間於理未盡臣今更作新術於此附伸臣長自閭閻少小學算鑄磨愚鈍迄將皓首鑽尋祕奧曲盡無遺代乏知音終成寡和伏蒙聖朝收拾用臣爲太史

丞比年已來奉勅校勘傅仁均歷凡駁正術錯三十餘道
即付太史施行伏尋九章商功篇有平地役功受袤之術
至於上寬下狹前高後卑正經之內闕而不論致使今代
之人不達深理就平正之間同欹邪之用斯乃圓孔方枘
如何可安臣晝思夜想臨書浩歎恐一旦瞑目將來莫覩
遂於平地之餘續狹斜之法凡二十術名曰緝古請訪能
算之人考論得失如有排其一字臣欲謝以千金輕用陳
聞伏深戰悚謹言

駮傅仁均戊寅厯議

案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云七宿畢見舉中者言耳是知中星無定故互舉一分兩至之星以爲成驗也昴西方處中之宿虛爲北方居中之星一分各舉中者即餘六星可知若乃仲春舉鳥仲夏舉火此一至一分又舉七星之體則餘二方可見今仁均專守昴中而爲定朔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案月令仲冬昏在東壁明知昴中則非常準若言陶唐之代定是昴中後代漸差遂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之日即便合翼中逾遠彌郤尤成不隱且今驗東壁昏中日體在斗十有三度若昏於翼中

日應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極北去人最近而斗極南去人最遠在井則大熱在斗乃大寒然堯前冬至即應翻熱及於夏至便應反寒四時倒錯寒暑易位以理推尋必不然矣又鄭康成博達之士也對弟子孫皓云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二十度有其中者非謂心之火星也實正中也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平朔定朔由來兩術然三大三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義且日月之行有遲有疾每月一相及謂之合會故晦朔無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者合會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並失若

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時有進退履端又皆
允協則甲辰元厯爲通術矣

陳子良

子良吳人武德時官右衛率府長史爲隱太子學士貞觀
六年卒

爲奚御史彈尚書某入朝不敬文

臣聞孝愛資於事父忠敬盡於事君淑慎爾儀不愆於位
聿修厥德無忝所生苟虧格言必貽明罰竊見某甲出自
庸微素無才術幸以運逢義始早預周行佐命之勞已酬

爵土攀附之寵復典樞機擢自芻蕘功歸聖德昔晉榮八
座蔡謨始漸斯官漢貴五曹鄭均才沾此秩況某方圓無
取叨據非宜而覆餗之譏於焉已及欹器之戒如何遂盈
不能翼翼在公兢兢從政及復入朝散誕無鞠躬之容陪
軒慢懈乏度恭之禮有一於此身名何寘臣雖凡品職當
糾察旣覩相鼠之儀敢忘逐雀之志若斯風不黜方案大
猷宜正刑書以彰朝典請以某見事付大理治罪謹言

爲王季卿與王仁壽書

大唐相國錄事參軍正議大夫壽光縣開國公王季卿頓

首頓首致書隋季將軍王仁壽足下夫機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能轉禍爲福改敗成功斯乃非常之人能立非常之事信乎此說實有由焉比以隋政失馭主上昏狂或東討勾麗填屍滿海或西征且末暴骨成山法令滋章賦役殷重金玉窮於玩服民力盡於池臺饑餓於是荐臻盜賊爲之蜂起四海鼎沸天下嗷然生民塗炭萬無一在此固將軍之所知也豈待繁述哉固知長惡不悛禍盈必滅否終則泰理數皎然當今相王啟聖應天順民龍飛受圖神武作室撥亂反正大拯黎

元四海於是來蘇九服所以款附如珪如璋之士踵武雲
屯如熊如羆之臣排肩霧合伊呂之儔也韓彭之徒歟莫
不咸騁藝能同申智勇共爲表裏造我國家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濟濟巍巍無能名也將軍外氏宋國公昔在隋朝
功深佐命聲侔衛霍道亞蕭曹本以無辜枉被誅戮悲戚
行路痛結於天而況渭陽之情切於恒品相王志存追遠
愍彼冤魂乃贈光祿大夫揚州總管宋國公可謂封比干
之墓式商容之間以古謂今足爲連類其子懷廓今任光
祿大夫相府禮曹參軍次子渠師相府賓曹參軍爲王爪

牙早樹勲績已雪冤恥彌暢昊天將軍甥也聞之豈不欣
感但季卿之與將軍忝是宗友義同昆弟結髮投分彈冠
比肩俱侍龍樓預陪鶴籥屬時君道喪天下崩淪衆叛親
離莫有固志欲效嵇紹之忠殞身無益空軫袁安之歎流
涕何言時事已闡智愚同見今承將軍擁兵雲夢建旆荆
門水淹既多疫癘愈甚人無半菽師老則離何不以順天
時早圖富貴爰率所部歸我霸朝享榮祿於子孫書功名
於竹帛趨履南宮之上徐輪北闕之下鳴鐘列鼎珮玉搢
金豈不懋歟豈不盛歟時者難值而易失機者在速而不

遲成敗須臾實由反掌但季卿仰與疇昔交情不疎輒託
雲禽遠披尺素心瞻目擊請不遲疑願保垂堂自求多福
季夏炎盛體力何如願恒勝納遠總戎旅不乃勞神季卿
疾弊承乏使蜀尋望入朝冀即來儀諮詢在近無任傾仰
謹奉尺書投筆潛然此不多具王季卿呈

辯正論注序

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
或鉤深繫象或探赜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
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

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元迹泯真俗體絕三相
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爲色無心即心故能心斯心矣
非色爲色故能色斯色矣藤蛇於是併空形名所以俱寂
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羑遂顯精微子長蠶室
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
以矣法師俗姓陳氏漢太邱長仲弓之後也遠祖宦遊播
遷江左近因江寓又處襄州隋世入關從師請業玉移荆
岫皎潔之性彌彰桂徙幽林芬芳之風更遠法師應真人
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旣善緣情尤工體

物篇章婉麗理致遁華郁郁間縕錦之文飄飄竦凌雲之氣班賈金玉未可同年潘陸江海寧堪方駕至如莊生墨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清三洞之文九府九仙之籙登真隱決之祕靈寶度命之儀吞若胸中說猶指掌加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既有聞持比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疲辯中觀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於是四方雜沓如歸長者之園七貴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侔安遠才邁肇生實開士之棟梁法城之牆塗者也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邪

信法師愍其盲瞽恐入泥犁爰發大悲遂致斯論可謂鼓
茲法海振彼詞峯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駿爭驚莫不葉
墜柯摧雲銷霧捲狀鴻爐之焚纖羽猶炎景之鑠輕冰負
勝之傳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聊奮慧刀即降愚
賊佛日於是重暉法雲由其廣被然法師所作詩賦啟頌
碑誄章表大乘教法及破邪論等三十餘卷在世久傳然
此論凡八卷十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
名理修述多年仍未流布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
而興陽春和寡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內外兼該恐好事

後生致有未喻弟子穎川陳子良近伸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之曠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啟所未聞聊爲注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

隋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并序

蕭平仲字某蘭陵人也梁文皇帝之元孫鄱陽王之曾孫也鄱陽嗣王之孫定襄侯之第五子也派清瀾於天潢分喬枝於若木君降生昴宿挺質珪璋孝友溫恭仁慈亮直其形曲而雅其神俊而明耽思羣書研精衆藝盡人間之

能事極天下之奇才江淮貴遊獨稱領袖故可以坐覲羔鴈俯拾朱紫至如南山爲志不能北面事人詩書自娛恥與絳灌等列洎有陳失馭西遷於隋而兄弟十人白眉斯在唐棣之詠事等姜肱君子義之高其行也屬皇期有道咸序搢紳乃拜吏部員外郎東宮學士冀州司法參軍禮部員外郎新城郡東曹掾從班列也君莅政能官咸熙庶績所在遺愛置言成範至如纓紱之士草萊之客莫不聆嘉聲而雲萃凜德音而風趨李膺曩號楷模王商昔稱賢智方之蔑如也適應入踐常伯超補台司如何靈祇殲我

明哲春秋五十有五大業九年二月十五日卒於新城郡
之官舍於戲哀哉余與夫子頗有親連少敦莫逆旣同羈
旅彌篤綱繆非無陸機之書尚有鍾儀之操誰謂吉士奄
逐隙駒嗟乎盛年何晚促之如此也於戲哀哉昔之絕絃
軫歎當笛傷心余雖謝古人寧不悽慟是知身歿名存實
由著述況復故人景行何能泯之敢以聞見乃作誄曰

於戲哀哉粵若高祖大造惟梁德侔五帝道冠百王赤眉
作梗黃星云亡有媯之後應運遐昌君之顯考恥爲委質
在行旣高居賓坦逸篤生夫子如披雲日儀形信典聲名

本實神機電舉雅調風生還同照乘有類連城學逾班固
才冠劉楨金湯失險天厭有陳辛逢隋德預沐堯民青蓋
西度紫氣東淪依依去楚悽悽入秦梁毫之郊忽傾風樹
結廬狎鳥穿池憑霧兄弟十人義聲咸布爰降綸紱特預
銓衡龍樓振藻司寇馳名俄居郎署昇朝擅美含香趨奏
事禮承祀抑抑威儀彬彬文史涪水旣臨鄴城是面視民
如傷事心惟戰周震善政潘岳能官企彼前哲顧已非難
余之室人君之從妹加以篤款頗蒙提誨銘之在心沒齒
唯佩契闊關隴連翩冀代余任主簿眉山之川亟會琴臺

秉遇名賢花朝月夜置酒題篇近之新城暫申累日謂君
積善永保元吉不言別後忽嬰斯疾如何清輝奄辭蘭室
於戲哀哉承諱驚惶聞喪慟泣前悲未盡後哀仍集白馬
不追素車安及悲人世兮太促歎死生兮異路元壤冥兮
難窮黃泉寂兮易暮客位空而聚塵書臺掩而生蠹嗟古
人兮神交念往哲兮虛通淚有竭兮心尚感聲有止而哀
無窮宿草衰兮凝秋露白楊慘兮生悲風痛遊魂兮安在
徒釀酒兮招空於戲哀哉

平城縣正陳子幹誄并序

昔聞子路雄烈赴難如歸先軫忠貞雖死無悔故能貽芳
塵於後世徇節義於遐年況乎勇嗣前修功深曩代者豈
可使身名頓滅典籍無聞悲夫余弟少府則其人也弟名
子幹字元楨梁右將軍信義太守之孫陳晉安王府諮議
吳平侯之第三子也惟元楨稟質純和天挺聰俊生知孝
悌早擅雄才屬金陵亂離王室板蕩人倫東喪禮樂西歸
洎於一門同遷灞岸是則開皇九年之四月也家君有鍾
儀之操懷敬仲之心遂屏跡杜門茹憂成疾忽悲風樹痛
深陟岵其時余年十九爾始八歲伶仃辛苦實迫饑寒清

門乏種瓜之田白社無容身之地一釜之米已索一瓢之
飲屢空日夕相悲分墳溝壑賴余以少遵庭訓夙稟家風
曾覽五經頗窺三史追孔融之令範慕張楷之高蹤長安
主人儀同郝朔要余入室仍寄廡下遂慕西河楷紳公子
負笈雲萃藉此束脩方濟餬口幸以爾幼不好弄長實庶
幾因茲入學以勤以苦諒非性分何能成立隋齊王暕禮
賢待士沛獻非儔召入平臺悅其篆隸仍題銀榜取埒仲
將足稱妙絕見美當世隴西李巨仁才華任俠與余宿素
欽其俊乂因妻以女非厥人品孰能致之及爾委質周行

策名吏部公卿籍甚士類趨風俄而詔授并州平城縣正
是乃深閑簿領妙達治方蘊冰蘖而不渝顧松筠而無改
屬隋運將謝盜賊公行太上皇於時留守并州龍潛汾水
所管州縣咸聽指麾專總兵機式遏寇虐元楨素便弓劒
立性雄昭屢翦凶渠頻蒙榮賞凡有草竊咸資沒勝以大
業十二年八月有賊帥郭六郎將兵三千人來侵縣境元
楨受命率徒數百獨飛輕騎手斬十人賊見威雄莫不披
靡忽遭流矢斃於陣中春秋三十有一於戲哀哉嗟爾輕
生奮不顧命在天胡忍殲我哲人方冀龜文以諧豹變如

何馬革遂裹師元於戲哀哉爾從官東西死生契闊與余
一別已逾二紀往聞非命實用痛心媿鶴鵠之在原悲唐
棣之先落惜哉同氣冥漠何之於戲哀哉余以貞觀六年
二月十日夜於相如縣夢見爾靈仍於夢中共馳哀慟乃
涕流於枕悲不自勝嗟乎門祚不昌鍾此衰薄旣乏子姪
終鮮兄弟顧影蛻獨實切肝腸是以結草酬恩魏顆之功
無爽出魂屢請蔣濟之子非虛雖生死之或殊諒鬼神之
有識不任感愴追誅友于式紀遺塵庶同潘岳敢詢前典
而爲誄云

猗歟我祖承舜之緒爰從媯汭下居潁汝鳳飛於齊輝映
於許宛彼長陵離江而舉攀手桂林篤生翹楚淮海喪亂
關河播遷忽傾庭蔭痛結旻天惟我兄弟泣血連翩余雖
弱冠爾尚童年立錐無地窺竈無烟余稟家風世敦經史
式崇儒教俄而成市衣食是資殷憂備履爾因修學遂能
克己孝敬有裕才華難擬言行無擇自此揚名偏工篆隸
獨擅嘉聲爰參選部乃任平城金科是執玉律逾明尤便
弓劍本慕忠貞皇上龍潛居汾之汭兵權攸總諸侯是制
郭六匈奴渠稱兵齊衛元楨受律奮威投袂躍馬星奔抽戈

電逝斬將搴旗罕當鋒銳忽中飛鏑在陣而斃於戲哀哉
人亡勇敵衆疾英奇況逢亂世功無所施在位非重居名
極卑不登廟食虛死何爲凡百君子各慎爾儀獨埋元壤
誰其賞知空令親友遙哭路歧無復蒲簡唯餘墨池露團
宿草風響松枝山花開落隴月盈虧一朝非命千秋永離
於戲哀哉余於縣府春宵獨寐忽覩爾靈夢中相值執手
嗚咽共傷憔悴語未及終儻如電駟實感我心寤乃驚悸
恍焉如失伏枕流涕曾聞貴父魯侯命志亦承揚贊宋策
云記矧伊義勇取埶無愧非余所述誰當在意興言遠感

發增情思援翰寫心式旌遺事嗟爾義夫英聲不墜於戲
哀哉

祭司馬相如文

維大唐貞觀元年歲次丁亥五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相
如縣令陳子良謹遣主簿譙悅齋桂醑蘭殼之奠敬祭故
文園令司馬公之靈惟君夙敏雅調雍容含章挺生慕蘭
斯在題橋去蜀仗策入關終倦梁園之遊還悅臨邛之客
楊意爲之延譽王孫以之開筵彈琴而感文君誦賦而驚
漢主金門待制深嗟武騎之輕長門賜金方驗雕龍之重

及乎茂陵謝病遊岱無歸空留封禪之書遂感宸衷之悼
是知聲名籍甚絕後光前厥跡猶存餘芳無泯予忝宰茲
邑似覲遺塵撫事懷賢實勞寤寐夫遊九原者慕隨會而
增悲望魏都者佇侯羸而顧步抑維往彥差擬其倫緬彼
風猷載深長想至於蘋蘩可薦黍稷非馨庶降明靈幸垂
嘉祐神其如在希能饗之

杜之松

之松博陵曲阿人隋起居舍人入唐爲河中刺史

答王績書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而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
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爲友延佇不
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
阿林壑地之所豐烟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
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
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
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
列鐘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
道旣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

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眭夸故人一來
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
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
帖想荒宴之餘爲詮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孔德紹

德紹越州山陰人事竇建德爲中書侍郎嘗草檄指斥太
宗旣克建德執德紹登汜水樓猝殞之

爲竇建德遺秦王書

夏王敬問唐秦王彼朝發跡太原奄有關內鄭氏光啟伊

洛崇建宗社予則創基燕趙包舉山東鄭國何辜興師致
討深懷固存不憚濡足方今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投石拔
距蒙輪擊劒繞三燕之義勇驅六齊之雄傑制勍敵如拾
遺珍高墉若摧朽鄭都鞠旅誓衆雪讎我師躍馬礪戈克
蕩氣侵彼則外無救援內絕軍糧將聽楚歌之聲方見崤
陵之哭若能反鄭國之侵地守秦川之舊邦更修前好不
乖來請

張公謹

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初爲王世充洧州長史武德元

年以州城歸唐授鄒州別駕累授左武候將軍貞觀中封
鄒國公轉襄州都督卒官年三十九贈左驍衛大將軍謚
曰襄追封鄒國公圖形凌烟閣永徽中又贈荊州都督

條突厥可取狀

頡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可取一
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爲反噬
此衆叛於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討衆
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之地此兵挫將敗可取三也北
方霜旱藁糧乏絕可取四也頡利疏突厥親諸胡胡性翻

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
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

韋雲起

雲起京兆萬年人隋大業中官大理司直高祖入關謁見
長樂宮授司農卿封陽城縣公官至益州行臺兵部尚書
與竇軌有隙被殺

諫征王世充表

國家承喪亂之後百姓流離未蒙安養頻年不熟關內阻
飢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竊狗盜猶爲國憂蓋厓司竹餘

氛未殄藍田谷口羣盜實多朝夕伺間極爲國害雖京城
之內每夜賊發北有師都連結胡寇斯乃國家腹心之疾
也捨此不圖而窺兵函洛若師出之後內盜乘虛一旦有
變禍將不小臣謂王世充遠隔千里山川懸絕無能爲害
待有餘力方可討之今內難未弭且宜宏於度外如臣愚
見請斃戢兵務穡勸農安人和衆關中小盜自然寧息秦
川將卒賈勇有餘三年之後一舉便定今雖欲速臣恐未
可

房彥藻

彥藻事李密爲右長史後從密歸唐

爲李密檄竇建德文

公逸氣縱橫鷹揚河朔引蘭山之驍騎驅易水之壯士跨
躡燕齊牢籠趙魏好通戎夷聲振華夏昔隗囂之居隴上
非不險也項籍之據彭城非不強也然而援無所恃躬違
厯數遂使楚徒歔欷於垓下秦泥不封於函谷故託身得
地竇融保西河之功協契非人劉表喪漢南之業魏公英
雄電逝類晨風之拂北林率土星奔甚涓流之赴東海今
隋主拘囚於世充身制於朱粲白旗之首已懸烏江之船

未艤去月二十日總管兵馬會同黎陽莫不投蓋蒙輪賈
勇求敵遠懷歸義分討不庭公能觀火鹿臺枉道垂報或
以冀方猶梗願協力齊盟南臨則黃河可清北指則幽雲
自捲公之遠度宏規高勲茂績必將俯盼伊呂吞併韓彭
自餘碌碌復何足數烽燧尚警干戈未戢想軍旅之事各
有司存指蹤之勞無疲於明鏡也內懷悃款形於翰墨情
之所寄言不能適

高儉

儉字士廉以字顯渤海蓱人隋大業中爲治禮郎以事謫

朱鳶主簿交趾太守邱和署爲司法書佐後從和來降官
雍州治中太宗踐位累官吏部尚書加特進同中書門下
三品封申國公拜右僕射攝太子少師加開府儀同三司
圖形凌烟閣貞觀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一贈司徒并州都
督謚文獻高宗朝加贈太尉

請誅元昌奏

王者以四海爲家以萬姓爲子公行天下情無獨親元昌
苞藏凶惡圖謀逆亂觀其指趣察其心府罪深燕旦釁甚
楚英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齒五刑不足申其罰九

死無以當其愆而陛下情屈至公恩加梟獍欲開疎網漏此鯨鯢臣等有司期不奉制伏願敦帥憲典誅此凶慝順羣臣之願效膺鷹鸇之心則吳楚七君不幽歎於往漢管蔡二叔不沈恨於有周

文思博要序

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幽贊神明用之邦國則百官以乂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瑾戶牖而覲遐方故先王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之金石與天壤而相弊書之竹素與日月

而俱懸者莫尚於此爰自卦起龍圖文成鳥策墳典開其
緒邱索導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旦殷商之誥若覆
賓之爲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祚而又闢里自衛將聖多
能損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堯舜繫星辰而振河
海郁郁焉鼓王風於九合闔闔焉闢儒門於百代既而雅
道雖廢學者未衰挾冊如林遂偶縱橫之運懷經成市俄
屬坑焚之災下土怨咨上天迴瞻咸洛基命懸賞而崇儒
術曹馬御紀疏爵而啟膠庠人拾青紫家握鉛素求古文
於孔壁專門者重闡收竹書於汲塚異說者無遺逮乎有

隋失御羣凶競逐辟雍蔓於荆棘延闕殫於焜煌孟堅九
流與川瀆而俱竭宏度四部隨岳牧而分崩淹中許下博
古洽聞之生盡殄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文咸殘逸
矣皇帝仰膺靈命俯叶萌心知周乾坤之表道濟宇宙之
外操寥伐而清天步橫崑海而紐地維橐弓矢於靈臺執
贊者萬國張禮樂於太室受職者百神蒼旻降祥黔黎禔
福置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之館揚班與潘
江霧集搢紳先生聚蠹簡於內轄軒使者採遺篆於外刊
正分其朱紫繕寫埒於邱山外史所未錄既盈太常之藏

中經所不載盛積祕室之府比夫軒皇宛委穆滿羽陵炎
漢之廣內有晉之祕閣何異乎牛官之水爭浮天於谷王
蟻垤之林競拂日於若木也帝聽朝之暇屬意斯文精義
窮神微言探蹟紆樓船於學海獲十城之珍駐羽蓋於翰
林塞三珠之寶以爲觀書貴要則十家並馳觀要貴博則
七略殊致自非總質文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共其轍則萬
物雖衆可以同類千里雖遙可以同聲然則魏之皇覽登
巨川之濫觴梁之遍略標崇山之增構歲月滋多論次逾
廣類苑耕錄齊玉軼而並馳要略御覽揚金鑣而繼路雖

草創之指義在兼包而編錄之內猶多遺闕並未能絕雲
而負蒼天杜羈羅之用激水而縱溟海息鉤餉之心帝乃
親繫聖情曲留元覽垂權衡以正其失定準繩以矯其違
頓天網於蓬萊綱目自舉馳雲車於策府轍迹可尋述作
之義坦然筆削之規大備特進尚書右僕射申國公士廉
特進鄭國公魏徵中書令駙馬都尉德安郡公楊師道兼
中書侍郎江陵縣子岑文本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
顏相時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朱子奢給事中許敬宗朝
散大夫守國子博士劉伯莊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呂才

祕書丞房元齡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馬嘉運朝散大夫
行起居舍人褚遂良朝議郎守晉王友姚思聰一作廉太子

舍人司馬宅相祕書郎宋正時籠綯素則一字必包舉殘
缺則片言靡棄繁而有檢簡而不失同茲萬頃塍埒自分
譬彼百川派流無壅討論厯載琢磨云畢勒成一家名文
思博要一百二十帙一千二百卷并目錄一十二卷義出
六經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則極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矣
人神之際在焉昭昭若日月代明於下土離離若星辰錯
行於躔次斯固墳素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是爲國者尚

其道德爲家者尚其變通緯文者尚其溥博諒足以仰觀
千古同義文之父彖俯觀百王軼姬孔之禮樂豈止刻石
漢京懸金秦市比邱明之作傳侔子長之著書而已哉